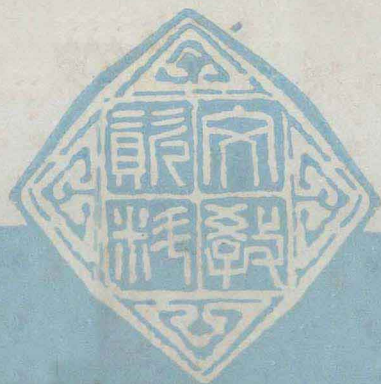


# 教材 文 资 料



1989

3

### 陈匪石研究资料

- 陈匪石传略.....隋 璧 (3)
- 怀念匪石师.....霍松林 (9)
- 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陈 芸 (25)
- 读陈匪石先生《宋词举》.....钟振振 (28)
- 陈匪石遗文选刊 •
- 校清真集跋..... (34)
- 宋词赏心录跋..... (34)
- 致邵次公书..... (36)
- 与黄公渚书..... (37)
- 中兴鼓吹序..... (38)
- 复堂词跋..... (39)
- 陈匪石诗词选刊 •
- 旧时月色斋诗选抄..... (40)
- 倦鹤近体乐府选抄..... (45)

### 谢六逸研究资料

- 谢六逸年表.....祝庆生 (51)
- 忆谢六逸兄.....茅 盾 (56)
- 记六逸.....赵景深 (57)
- 悼念六逸先生 (诗).....叶圣陶 (58)
- 谢六逸著译目录.....祝庆生 (59)

|                      |            |
|----------------------|------------|
| 南通近代六位著名语言学家简介·····  | 陆文蔚 (61)   |
| 巴金《随想录》评论、研究综述·····  | 岑 光 (67)   |
| 巴金《随想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 李存光 辑 (76) |
| 萧军致谷兴云书信六封·····      | (85)       |
| 《狱中题壁》诗原作者应为林旭·····  | 王乔昆 (96)   |
| 女作家庐隐的“血泪遗书”·····    | 梁建民 辑 (91) |
| 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       | 李唯建 (93)   |
| 寄极乐世界里的庐隐·····       | 李唯建 (95)   |
| 近期台湾文学市场概况·····      | 文 牛 (98)   |

---

|                     |                 |
|---------------------|-----------------|
|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    | 章太炎讲 诸祖耿记 (102) |
| 《宋书》、《南史》校点拾遗·····  | 丁福林 (108)       |
| 《楚辞补注》点校中的几个问题····· | 叶晨晖 (116)       |
| ·董其昌佚文·             |                 |
| 通州军山新建普陀别院记·····    | 顾 启 郑 雷笈释 (117) |

---

|                       |                     |
|-----------------------|---------------------|
| 文献检索的由来和文献检索学的形成····· | 董光荣 (122)           |
| 文献学论文选目·····          | 赵 文 赵丽莘 赵凤仪 辑 (129) |



## 陈匪石研究资料

- 陈匪石传略.....隋 璧(3)
- 怀念匪石师.....霍松林(9)
- 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陈 芸(25)
- 读陈匪石先生《宋词举》.....钟振振(28)
- 陈匪石遗文选刊 •
- 校清真集跋.....(34)
- 宋词赏心录跋.....(34)
- 致邵次公书.....(36)
- 与黄公渚书.....(37)
- 中兴鼓吹序.....(38)
- 复堂词跋.....(39)
- 陈匪石诗词选刊 •
- 旧时月色斋诗选抄.....(40)
- 倦鹤近体乐府选抄.....(45)

## 谢六逸研究资料

- 谢六逸年表.....祝庆生(51)
- 忆谢六逸兄.....茅 盾(56)
- 记六逸.....赵景深(57)
- 悼念六逸先生(诗).....叶圣陶(58)
- 谢六逸著译目录.....祝庆生(59)

|                      |            |
|----------------------|------------|
| 南通近代六位著名语言学家简介·····  | 陆文蔚 (61)   |
| 巴金《随想录》评论、研究综述·····  | 岑 光 (67)   |
| 巴金《随想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 李存光 辑 (76) |
| 萧军致谷兴云书信六封·····      | (85)       |
| 《狱中题壁》诗原作者应为林旭·····  | 王乔昆 (96)   |
| 女作家庐隐的“血泪遗书”·····    | 梁建民 辑 (91) |
| 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       | 李唯建 (93)   |
| 寄极乐世界里的庐隐·····       | 李唯建 (95)   |
| 近期台湾文学市场概况·····      | 文 牛 (98)   |

---

|                     |                 |
|---------------------|-----------------|
|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    | 章太炎讲 诸祖耿记 (102) |
| 《宋书》、《南史》校点拾遗·····  | 丁福林 (108)       |
| 《楚辞补注》点校中的几个问题····· | 叶晨晖 (116)       |
| ·董其昌佚文·             |                 |
| 通州军山新建普陀别院记·····    | 顾 启 郑 雷笺释 (117) |

---

|                       |                     |
|-----------------------|---------------------|
| 文献检索的由来和文献检索学的形成····· | 董光荣 (122)           |
| 文献学论文选目·····          | 赵 文 赵丽莘 赵凤仪 辑 (129) |





## 陈 匪 石 传 略

隋 璧

陈匪石，原名世宜，字小树，号倦鹤，江苏江宁人。清光绪九年阴历三月初三日（1883年4月9日）生。

陈氏是江宁有名的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多。父道南，号树之，家无恒产，开塾授徒为业。岳父高柳溪，亦为塾师。当时江宁城内私家书馆最负盛名者有二，号称“南高北叶”。城南高氏书馆即柳溪课读之所。道南声闻之著，仅次于高、叶，与柳溪为莫逆之交，故先生尚在襁褓中，父母便为他与高家订了亲。先生幼时，启蒙受业于父亲与岳父。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潜心向学，才华早露，有“神童”之目。十余岁时，所作制艺之文，就见赏于本邑凤池书院山长秦伯虞，多被刊入《凤池书院课艺》，一时应童子试者，奉为楷模。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生入学于省中尊经书院。书院山长张仲忻字慕京，号次珊，又号瞻园，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通政司参议，文名昭著，他对先生也极为赏识。当时江宁人士谈及先生，均谓“不数年必掇巍科”。然而，先生并未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品。晚清统治者昏庸腐败，丧权辱国。当此民族多难之际，有识之士纷起而谋革新。庚子、辛丑之后，新学渐盛，江宁亦创办了幼幼学堂。先生较早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新思



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慨然受聘任该学堂教员。他教育学生：“学必有益于世，始名为‘学’！”并经常向学生讲述国家积贫积弱、列强虎视眈眈的危险局势，勉励学生勤奋学习，振兴华夏。为此，他遭到了前辈中守旧派的攻讦，被说成是“离经叛道”。但他不恤人言，我行我素，义无反顾地沿着新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先生24岁，为寻求救国之途，向亲友借贷，东渡日本，修习法律。在东瀛，他结识了革命党人黄兴等，接受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三十四年（1908），先生回国，在苏州江苏法政学堂任教，并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先生投身其间，与谋江苏独立。事成之后，与谋者或则为县知事，或则任省府秘书、科长，均分得一官半职，以为酬劳。而先生却认为：革命而居功责报，这和亡清的官吏又有多少区别呢？于是他于1912年只身赴南洋槟榔屿（在马来西亚），任《光华日报》记者，宣传革命。

1913年，先生归国，任上海《民权报》、《生活日报》记者。1914至1915年，任上海公学教员。1915至1916年，任《民信日报》、《民国日报》记者。1916年赴北京，先任《民苏报》记者，旋任上海《中华新报》、《民国日报》驻京记者，並先后兼任《申报》、《商报》特约通讯员，至1923年止。先生任该报记者期间，站在革命立场上，不畏强权，勇敢地撰文抨击袁世凯，文锋犀利，戳中了独裁者的痛处，因此曾遭通缉，幸及时闻讯，逊避于亲友处，得免于难。“匪石”就是从事反袁斗争时所用的笔名，取义于《诗经·柏舟》篇之“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以示自己革命意志坚定，威武不能屈。

自1919年起至1927年止，先生在北京还兼任了中国大学、华北大学中文系教授。1922年加入思误社（后改名思辨社），与陈

垣、徐鸿宝、杨树达等著名学者集会论文，交游日广，学识也不断精进。1923年，为当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的旧好李根源所挽，入该部任秘书。1927年，南归上海，任持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1928年至1948年，先后在南京政府任职，历江苏省建设厅秘书，工商、实业、经济部参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随机关西迁，与经济部部分职员寄居重庆郊区华岩寺。此期间，写下了许多爱国伤时的诗词。1937年秋在南京作《丁丑秋兴和少陵》诗八首，或抨击国民党中投降派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朋比为奸、贻害民族的罪恶行径，或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而一掬悲痛之泪，或慷慨激昂地抒发自己投身抗战事业的壮志，沉郁顿挫，大有老杜风调。1938年秋在重庆作《渝州遇问渔》诗，更与友人共勉报国。它和《念奴娇·巴山坐雨》：

“豕卧狐狸，灰飞蝴蝶，到处残鹃泣。空城潮打，东边淮月无色。”《玉楼春·和小山》：“登楼送目平芜尽，咫尺山河谁与问？琵琶只有四条弦，传得空中多少恨。”《黄鹂绕碧树》：

“楚天外，甚乌衣巷陌，江令门第，换尽玳梁旧燕，剩野泽、霜鸿唳。新来怕上层楼，但余清泪。”《临江仙》：“梦里浑忘筋力减，狂呼击楫中流。高天丸月冷于秋。山河新旧恨，一笛正当楼。”诸词也都是先生蒿目时艰、忧愤国事的赤子之心的剖露。其实，先生爱国之创作并不自此日始，早在日军侵入东三省、东北义勇军浴血奋战之时，其《解连环·雪中和梦窗》词即已唱道：“华年未甘枉掷。指榆关瘁叶，连阵云白。引梦魂、飞度辽西，正铁马怒驰，遍地磷碧。醉拂吴钩，誓独挽、银河残汐。”且此情此志，也不仅见于诗词，其为友人卢前（季野）抗战词集《中兴鼓吹》所作的序文，仍反复强调“天下兴亡。匹夫责在之大义”，文中拈出南宋爱国志士岳飞《满江红》词以及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其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刘克庄《玉楼春》“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

泪”等亢扬激越之句，予以“词严义正，上比《春秋》”的高度评价，又曰：“今者蛮夷猾夏，九县飙驰，凡为含生负气之伦，咸抱敌忾同仇之志，无待同甫（陈亮字）目穿、后村（刘克庄字）口苦，其言其行，皆与武穆（岳飞谥号）合符。”先生的脉搏，就是这样与全国积极抗日的人民大众同其跳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东归故里。1947年，经至友胡小石先生推荐，兼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本不善于官场斡旋，虽入仕，却一直不曾参加国民党，也无意钻营谋求升官发财，故淹蹇于参事之职几二十年。既从政矣，却未尝稍改书生、记者之素，案牍之余，仍治学不辍，因此人们并不以官长视之，在大家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学者、教授。解放战争时期，他目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压迫人民，乃于1948年辞职退休，脱离政界，专任中央大学教授。是年寒假，次女萑在重庆得病，先生前往省视，后因交通阻隔未归。1950年，受聘担任重庆私立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1951年学院因款绌停办，先生乃赴上海，就养于长女芸。1952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聘先生为通信编纂。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1959年3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6岁。

先生平居好学，嗜书如命，节衣缩食，购置秘籍甚多。抗日战争前，庋藏已近万卷，入蜀之际，无力携迁，只得忍痛放弃。其后重新惨淡经营，虽不可复旧日之富，亦渐及可观。由于子女无治中国古代文史者，先生生前乃嘱俟其百年之后，将藏书悉数献给国家。及先生之歿，长女陈芸女士果从治命，将先生旧藏珍贵图书、文物数千册（件）连同存款一并捐赠上海图书馆。这充分体现了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

先生一生辗转执教于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各大学多年，培养了大批文化建设人才，门墙桃李，遍布天下。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已故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念贻先生等，都是他的高足。

先生学问淹博，虽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然性之所近，仍为国学。他初从“以词名海内”的张仲忻先生学习倚声；后在江苏法政学堂任教时，又随该学堂监督、近代词学大师朱祖谋先生深入研究填词之道。中年在北京，复治小学、考据、校勘，为高邮王氏父子（念孙、引之）之学，曾整订过《淮南子》、《论衡》等汉代子书，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孙人和《论衡举正》俱有采录。晚年在中央大学，所授为词学、文字学及秦汉诸子。可惜后来缠绵疾痼，平生所为经子考据之学，未及著之简册，乃莫大的憾事。值得庆幸的是，其有关词学的两部著作——《宋词举》和《声执》，却奠定了他在近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地位。关于前者，因另有专文介绍，此不赘述。后者写定于1950年，分上下二卷，上卷专论词之声韵格律，下卷评价自五代至晚近之重要词选（唐宋词为主，兼及金元词），为先生数十年治词学之心得的结晶，系统全面而严审笃实，沾溉后学多矣。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谓此著“博大精深，允邃于音韵之学”，且曰自清戈载《词林正韵》之后，“兹事绝响久矣”，而骤于先生之书遇之，“不胜诧叹”；汪东亦谓其“持论平允，可以息争”，“是非不悖于大雅君子”；向迪琮则赞曰：“审音定律，究委穷源，实初学之津梁，声家之轨范”。这些评价，都是由衷之语，决非虚美之辞。

先生除精于词学理论外，其所创作，亦极负盛名。词集《倦鹤近体乐府》六卷，皆精心结撰而成。徐森玉先生评曰：“匪石邃于倚声，守律至严，为近时词流所难者。”钟泰先生亦云：“匪石学虽多门，而专精在词。其于词也，穷极幽渺，虽一声一字阴阳平仄之间，考之唯恐不至，辨之唯恐不精。……其词之冲雅隽远，窃以为得之读书涵养者为多，非专刻意于词所能至也。”而当代词坛泰斗唐圭璋先生更赞扬说：“匪石先生为吾乡之前辈词

家，……毕生专攻两宋词，无间寒暑。所作……不偏南北，不主一家，吸收众长，融会贯通，自臻上乘。”凡此种种推许，先生确是当之无愧的。

贤者无所不能，先生于创作亦不限以倚声一隅，其《旧时月色斋诗》一卷及遗文数十篇，也斐然可观。

先生之著述与创作的刊刻情况，大略如下：

《宋词举》二卷，有1947年正中书局排印本，1983年金陵书画社（今江苏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声执》二卷，1960年由先生长女芸编入《陈匪石先生遗稿》（油印本）。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词学》第一辑选刊卷上。1983年版《宋词举》收为附录。1986年，中华书局版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亦采入以为全书殿军。

《旧时月色斋诗》一卷、《倦鹤近体乐府》五卷、《续集》一卷，并见《遗稿》。其中部分作品曾于1946年为湘潭杨公庠收入所刊《雍园词抄》。

先生之归道山，迄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他为祖国学术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①陈匪石先生于1953年3月写交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自传（陈芸女士抄寄）。

②钟泰《陈匪石先生遗稿序》（见《遗稿》卷首）。

③卢前《冶城话旧》卷二《旧时月色》条（载《南京文献》第四号，旧刊本）。

④柳定生《金陵词坛名宿陈匪石先生传略》（载《南京史志》1984年3期）。

---

## 怀念匪石师

霍松林

---

### 一

1946年夏，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秋季开学以后，汪辟疆老师给我们开必修课《诗选及习作》，我交的几篇习作出乎意外地受到嘉许。接着又选修他讲授的《目录学》和《玉溪生诗》，师生关系日益密切。当时我住在文昌桥宿舍，距汪老师的住居晒布厂五号极近，因而一有问题就登门求教。有一次偶然谈到词，汪老师从书橱里找出他用蝇头小楷抄写的《宋词举》，一边翻，一边说：“这是陈匪石先生的著作，非常精粹，你应该精读。”我想借，他说那是根据初稿抄的，现在书店里卖的是修订本，更精当，可以去买一本。他还介绍我去拜见陈先生，我就抄了自己习作的几首词到陈先生家里去请教。陈先生看了汪先生的信，又看了我的词，很高兴。谈词、留饭，临别又送我一册《宋词举》。不久，陈先生应系主任胡小石先生之聘，给我们开必修课《词选及习作》，他便成为我们最尊敬的老师了。

陈老师之所以受我们尊敬，不仅由于他是著名词人和词学专家，而且由于他认真负责，教学质量十分高，教学效果非常好。

首先，陈老师教学，有一个很好的课本，同学们人手一册。他是按课本安排教学计划的，一个学期结束，那个课本也恰好讲完了。有好课本，有严密的教学计划，同学们课前可以预习，课

后可以复习，自然踏踏实实地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时的不少大学教授，特别是中文系的教授，讲课一般没有课本，也很少发讲义。同学们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当然不可能记得很全，也不一定能够记得很准确。即使讲得很精辟，其教学效果也会打折扣。两相比较，有课本当然好得多，更何况有好课本。

象《名著精读》那样的课程，应该说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课本的，那就是名著本身。比方说同学们选修《楚辞选读》这门课，当然都事先买了《楚辞》这本书，诸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等等。然而有些名教授即使讲《名著选读》也毫无计划，不考虑进度。例如讲《楚辞》，眼看一个学期就要过去了。才讲完《离骚》开头的那四句。论渊博，那的确很惊人。但学完了《楚辞选读》课，其结果只会讲那四句，其收获究竟是有限的。当然，对于优秀生来说，可以从老师的旁征博引、左右逢源的讲授中领会到治学门径和治学方法，还可以为自己攀登高峰树立高标准。然而这样的优秀生毕竟是个别的。两相比较，同学们对按照计划循序渐进地讲完一门课程的老师更欢迎。

陈老师所用的课本就是《宋词举》。关于这本书的撰著经过及主要特点，陈老师在1927年5月写的《叙》里讲得很清楚，移录如下：

词之为物，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虽应手之妙，难以词逮；而先民有作，轨迹可寻。若境、若气、若笔、若意、若辞，视诗与文，同一科条。惟隐而难见，微而难知，曲而难状。向之词人，或惩夫雨粟鬼哭而不肯泄其秘，或鄙夫寻章摘句而不屑笔之书。否则驰恍惚之辞，若玄妙而莫测；捭肤浅之说，每浑沦而无纪。学者扣觚叩槃，莫窥奥窔，知句而不知遍，知遍而不知篇，不独游词、鄙词、淫词为金应珪

所讯也。至张玉田、沈义父、陆辅之及近代之周止庵、陈亦峰、谭复堂、冯蒿庵、况蕙风，论词之著，咸有伦脊矣；然始学时，仍体会匪易。余曩者尝苦也，乃久而有得焉，久而有进焉。高曾之矩矱，固时闻于师友；康庄之途径，乏可览之图经。盖由能读而能解、而能作、而知所抉择，冥行擿埴，不知其几由旬矣。比年以来，黉序之中强以讲授，而晷日限之，收千里于尺幅，吐滂沛乎寸心，既不易为；蹊径任其塞茅，寸阴掷诸虚北，又非所忍。然余平日读词，偶得善本，校理异文，有读宋元词之记；心所向往，取则伐柯，有宋十二家词之选；师刘《略》、阮《录》之例，仿经义小学之考，又拟辑《唐五代宋元词略》；万氏《词律》经王敬文、戈顺卿、丁杏舫之攻错，杜小舫之校勘，徐诚庵之拾遗，而一二疏漏，尚堪拮据，偶有所获，亦时缀记简端。卒業未遑，徐俟研讨。乃先就所选之十二家各举数首，附著其所校理者、辑录者，并申咫尺，以与诸生讲习，命之曰《宋词举》。一隅虽隘，或能反三，滥觞虽微，终于汇海。盖欲学者触类旁通，由是而能读、能解，驯致于能作，悉衷大雅，毋入歧途。过而从之，此物此志，非敢窃比张、周也。若核其取舍而誉所未当，因其解说而嗤为短书，余诚愿拜受嘉赐。

我之所以抄出这篇《叙》的全文，是因为它谈到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前半篇，陈老师讲了他研治词学的艰苦历程。他指出：词在境、气、笔、辞等方面与诗文有共同性，但“隐而难见，微而难知，曲而难状”，又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就给学者造成了困难，“扞籥叩槃，莫窥奥窔”。他自己是经过长时期的摸索、钻研，才“由能读而能解、而能作，而知所抉择”的。他深有感触地说：“康庄之途，乏可览之图经。”言外之意是：如果有这样的“图经”，那就有康庄大道可走，用不着暗中摸索了。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图经”的意愿，已跃然纸上。后半篇讲他为什么要撰写《宋词举》以及怎样撰成《宋词举》。1927年前后，陈

老师在北京的几所高等学校里讲授词学，他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晷日限之，收千里于尺幅，吐滂沛乎寸心”的困难，也就是课时少与教学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不易克服。而《宋词举》一书，正就是为克服这种矛盾撰成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是这个课本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一切课本应该具有的特点和优点。有了这样的课本，那就可以“收千里于尺幅，吐滂沛乎寸心”了。我觉得，匪石师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编写课本的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至今仍然应该引起一切编写教材的人的高度重视。当然，光知道这个原则还远远不够，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那门学科长期钻研，深造自得，才得较好地运用这个原则。因此，匪石师在《叙》的前半篇所谈的治学经历，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宋词举》在1941年又经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匪石师在《叙》后的《再记》里说：“丁卯写定，徐仲可见之，怵恧问世，余谢未遑，委之敝篋十余年矣。避寇巴山，与乔大壮窟室相逢，辄共商讨，爰理而董之。云炮隆隆，若弗闻也。校记、考律而外，论玉田、碧山作法者增订尤多，岂两家心事，今日体会倍切乎？”的确，他对张炎、王沂孙词中寄寓的盛衰兴亡之感，是阐发得特别感人的。

我们买到的《宋词举》就是经过这次修订、1947年正中书局直行排印的“大学用书”。4月初版，9月已印第4版。匪石师认为学词当用逆溯法，先南宋，后北宋，而终以五代与唐。这样做，便于沿委溯源，由博返约。此书虽限于两宋，但在论小晏时指出：“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于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源流易溯。”则于唐五代取温、韦、李、冯四家，合两宋共十六家也。卷上、卷下开头，各有极扼要的总论，概述宋词流派，展示宋词发展道路，而选此十二家的理由，已阐释无遗。所选每一家，先简介生平及词集版本源流，然后辑录昔贤评语。选词不用标点符号，只标出“韵”、“协”，既有断句作用，又明

示节拍所在。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遇到难于标点的地方可免臆为标点的错误。匪石师曾说：词中七字以下的句子由诗嬗变，八九字以上者由加和声。词以韵定拍，一韵之中，字数既可因和声伸缩，歌声为曼为促又各字不同，作词者只求节拍不误，而行气遣词自有挥洒自如之妙。故有不可分之句，又有各各不同之句。屯田《征部乐》“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便不可分；《霜叶飞》前结，清真作“又透入清晖半晌特地留照”，梦窗作“彩扇咽凉蝉倦梦不知樊素”，便各各不同。只标“韵”、“协”而不加标点，这样的长句便容易处理。每首词后，先校记、次考律，继以论词。这真是“每举一家，即具其原委；每举一首，即具其要领”！然而文字又十分简约，总计全书，也不过六万字左右，真可算“少而精”了。

有这样的课本，又按严格的教学计划用七十来个课时讲完这个课本，其教学效果已经有了保证。然而还不仅如此。陈老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高超的教学艺术，这就使得他的教学效果更加突出了。

匪石师邃于音韵，精于倚声。每讲一词，先讲明词律，然后根据词律特点和词的意境放声吟诵。其声音之抑扬抗坠，词句之转折跌荡，情感之欢愉悲戚，文气之开阖舒敛，一一从吟诵中体现出来，极富感染力。匪石师曾说：“好词须熟吟。讽籀之初，先观《律》《谱》所言，再参以各种善本、校本，考其异同，辨其得失，然后反复吟诵。熟吟百回，则此词之意境声律，不啻已有。”选入《宋词举》的那五十三首词，当然都是他熟吟百回的作品。其意境声律，都在他心目之中，因而在课堂上高声吟诵，自然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艺术魅力。

吟诵一过，同学们已经被吸引到全词的意境之中，紧接着便逐字逐句地讲词。我们知道，从《乐府雅词》、《花庵词选》以来，词的各种选本很多，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

等尤负盛名，然而都不曾详细地解析作品。对所选的每一首词详加解析，《宋词举》确有开创之功。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解析，而是确如圭璋师所说的“透彻无伦”的解析。既已“透彻无伦”，那么在课堂上讲词，如果只复述课本中《论词》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没有较大幅度的突破，那仍然是要失败的。匪石师的课堂讲授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在于对课本中已经“透彻无伦”的“论词”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极大的突破。举例来说：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宋词举》中说“此为咏物之作，南宋人最讲寄托，于小中见大”，而对于“寄托”，却全无解释。在课堂讲授中，则先引周济“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议论，又结合六义中的比兴加以发挥，最后归结到必须“缘情造端”，而不应“刻楮为叶”。作者必先有无穷感触蓄积胸中，不能自抑，则偶感于物，便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名以“寄托”，便流于迹象，其实是不尽妥当的。在作了如此发挥之后，又简述张炎生当宋末，入元曾游燕蓟，尽其后久寓临安的身世遭遇，说明他胸中积蓄的独特感触不能自抑，偶遇“孤雁”而发为此词。接下去，这才讲词。而这一切，都是课本的“论词”中所未写出来的。又如张炎的《八声甘州·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宋词举》中说“前五句追溯同入燕都事”，而都是一些什么“事”，却没有说。课堂讲授时，则引张炎的《凄凉犯·北游道中寄怀》、《壶中天·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声声慢·邨下与沈尧道同赋》等词的有关内容互相印证，加深了同学们的理解。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于句法、章法的解析，对于炼字、炼句、炼意的说明，以及对于整个词境的阐发，也都超出课本中“论词”的范围。这不仅使同学们加深了对词的理解，而且使我们领悟到：一部精粹的学术著作，并不是著者把他所掌握的全部有关的东西一股脑儿罗列出来就算完事，而是反复筛选，反复提炼出来的精华，因而往往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材